

# 名家散文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

Mingjia Sanwen  
Zixuanji

# 自选集

## 痛饮流年

陈善璥 / 著

华语文学  
100年全景  
回望与梳理

收录 陈善璥散文

《痛饮流年》《你是那人兽神的地方》《半瞧的诗》  
《老娘娘和她的后人》《荒田小品》《半新不旧杨福音》  
《黎明时你必须醒来》《死亡的虚构》《转点》等  
重要篇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痛饮流年

陈善燮 /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痛饮流年 / 陈善堃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12

(名家散文自选集)

ISBN 978-7-5139-1855-8

I. ①痛…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8415 号

---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痛饮流年

TONGYIN LIUNIAN

---

|       |                                   |
|-------|-----------------------------------|
| 出 版 人 | 许久文                               |
| 总 策 划 | 李继勇                               |
| 著 者   | 陈善堃                               |
| 责任编辑  | 刘树民                               |
| 封面设计  | 宋双成                               |
| 出版发行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
| 电 话   | (010) 59417747 59419778           |
|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
| 邮 编   | 100142                            |
| 印 刷   |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
| 开 本   | 787mm × 960mm 1/16                |
| 印 张   | 22 印张                             |
| 字 数   | 22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139-1855-8            |
| 定 价   | 39.80 元                           |

---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 序



## 爱情从诞生到死亡

郑 玲

爱情从诞生到死亡  
不过两次钟声之间  
那样短暂  
我们相互给予的  
是半个世纪短暂的相守  
没有烂漫的浓丽  
只有思盼的清芬  
带着欢乐  
也带着悲剧性  
  
我们挣扎在巨大的阴影下  
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感到胜利  
感到的胜利如海市烟云

云消雾散后呈现清晰的  
不过是失败

失败是搏击的宁静  
在残阳血色的光照中  
我倚靠你  
平时我喜欢这样的状态

你是一个散淡的人  
看起来总在休息  
其实你始终在工作  
一个散淡  
而永不疲倦的人  
风风火火很难完成一件事  
在什么也没完成的开头  
你已经消耗殆尽

有时我会为你工作太久  
与你激烈争吵  
两个互为生命的敌手  
在争吵中获得力量  
我把最后的力量使出来

激发你的散淡  
散淡的回忆甘美

往事是伴人走向坟头的瑰宝  
我需要你永不疲倦的散淡  
我生怕老了  
没有人陪我检点蓝宝石

今天再读郑玲的《爱情从诞生到死亡》，她写我的状态真写得好。“风风火火很难完成一件事/在什么也没完成的开头/你已经消耗殆尽”。

两个生命的全面融合才可体会这样恰切。

陈善堦

注：诗人郑玲系陈善堦夫人。

# 序



## “文学作品中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人”

刘荒田

—

首先要澄清，这个序，不是善壘大哥要我做的，要我做这件事的是一位和陈善壘、郑玲夫妇有多年纯文学情谊的好朋友。

2013年某日，数友人在善壘大哥家聊天，某话题展开以后，善壘兄当众宣布：“我要是出书，不敢让荒田作序。”他的“不敢”，是因为我在人前人后，都说他的好。向老天爷发誓，不是拍马。他和我的年龄，加起来是两个“人生七十古来稀”，俱已退休，都和富贵无缘，没有利用价值。而我，有一个难以界定为优为劣的爱好——“到处为人说项斯”。对真心佩服的师友，情不自禁地这样做。知道善壘兄为人极为谦

虚，不会面对面地说，免得他浑身不自在，低头猛抽烟。那次，是在座的一位诗友提起，我作附和而已。我这回作序，算是掌握话语权，岂能不尽情使用。

所谓知人论世，谈陈善堦的作品前，不能不说他的生平。我和他结交多年，推心置腹地谈话无数，但他不喜欢说自己，话题依次是：他的爱妻——著名诗人郑玲的健康和创作，友人的近况，各地人情，读书心得。他的历史，一部分是郑玲大姐说的，一部分是从他的作品知道的。

他生于1939年，祖籍湖南长沙市。“我读过两年半初小。1949年之前小学分高小和初小。小学的三年二期是初小毕业。我只读到三年一期，因此我的学历是初小肄业。在学校时怎么也读不进；老师缺德，在我胸前挂一块‘成绩低劣’的小牌子。这是我认识‘劣’字的因缘。我好得意地指给病中的父亲看，‘爹爹，这是劣字’，把他老人家气得不再望子成龙。”

临近解放，他10岁，进印刷厂当工人，解放初期是全国总工会最年轻的会员。从那时起开始自学。后来成为职校的教师，教的是高等数学。要问他从哪里学的？“工作时间抱本书蹲进厕所没有50分钟不出来，人家说我‘上茅厕跟得生崽一样’”。微积分之类仅是“蹲”到的学问之一。“又是数理化又是文史哲，把本来正宗的工人阶级身份糟蹋得狼藉；捞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戴上不说，还硬说我已蜕变为知识分子。”60年代下农村，吃尽苦头。“70年代基



本在外承包工程，每月最少赚六千，多的时候有两万，都要上交生产队。那时人均工资才三四十元，买一栋房不过几千。要在十年后还干这等营生，我早豪宅名车了。”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后，他当了公务员。90年代初，他南下广州工作直到退休。他对我说过：“说到我的头衔，别的难算数，高级工人可是货真价实：八级钳工。证书至今犹在。”

## 二

2008年，我读到陈善璿的散文《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我迫不及待地 and 师友分享这一作品。我至为景仰的一代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从纽约发来电子邮件，谈读后感：“陈先生这篇文章非常好……他写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环境，却如此亲切可信。‘人兽共处’的生活那样落后可怕，我虽然在现代大都市里，连一点优越感也没发生，读时神游于武侠小说神怪小说才有的天地，读后的念头是他们现在怎样了，谁能帮助他们。

我佩服他的语言，他用写实的语言来完成，没有梦呓，没有意识流，照样有现代主义的艺术效果。

我一向说，文学作品中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人，背反的生活经验，我们读这些作品，扩大同情心，化解偏见，消除隔阂。

可是我们习见的作品多是强化一个小圈子，如果有人写到分歧的一面，也多半不曾感动异己。”

旅居纽约的另一位散文名家张宗子则说：“陈先生这一篇真是好，令人想起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写那个时代的文章多如牛毛，我是看腻了：都在那里自我表白，甚至自我夸耀，连受迫害也成了某种‘资本’。高先生和陈先生的好，就在于平实，有节制，写实不写虚，反而动人。虽然决不刻意要‘露一手’，文字功夫很棒，因为背后有诗在撑腰。一句两句，整个格调就不一样。”

然后，我把《人兽神》推荐给《光明日报》副刊的韩小蕙主编。那是岁暮，她正在主持编选全国散文年编，纵览各家各篇之后，在题为《七八颗星天外——2008年散文创作扫描》的序言中写道：

“也许是审美定势的疲劳所致，今年文坛之内，作家、散文家的作品平平，倒是文坛外人士和几位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激荡着猎猎风云，形成击打心灵的重力，把散文的尊严进行到底。

“读陈善堃《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刚进入时还保持着平静，及至读到‘从地下猛地伸出的利爪’，身板已经坐直，浑身的神经像上了发条；再读到哑婆婆写下神秘女书时，一颗心‘怦怦’直跳，全身血流加快，手心里沁出汗水。这篇18000字的长文，奇丽，奇绝，奇怪，它和我们以往的阅读

经验陌路，更和文学理论意义上的体裁、结构等等都不同……你说不上它是散文呢，还是小说？是纪实文学呢，还是虚构文学？反正以往的文学都不这么写。可是你又不得不承认这是好的文学，是极高处的文学。此时，你脑子里只有一句问话反复盘旋：‘文学的边界究竟有多远呢？’

“陈善堦小学尚未念完即当工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晚年写起平生经历和感慨，一出手即手笔宏阔，卓然成一家，被许多文坛人士所激赏。当然，他不是按照文坛套路来写的，他也不接受什么文法之类的指挥。正因保留了个人的独特叶片，特别是完全有别于他人的“奇形怪状”的纹路，他的文章才如黄山的石笋峰一样拔地而起，即使刺破青天也从容不迫地笑傲江湖。”

这三位名重一时的作家，和陈善堦并无渊源。他们的说法可印证，我对这位至交的作品推崇，有充足的理由。

### 三

本集所收入的作品，综合而言，有以下一些特色，应予以强调：

有一定的生活广阔度。

作者笔下的历史，是立体的，血肉淋漓的，基本上是亲历的。

“在墓前，脑子里浮上一个人。一个军人。坐着。不知坐在什么地方。好像是路边，又好像是在一家店铺的柜台前。或许，他是坐在史册的扉页上。他的左腿被打穿。他把白毛巾塞进腿肚子里，右手的食指使劲把毛巾从当面骨旁边顶出来。然后扯出毛巾，带出红肉里的碎弹片。他给伤口敷上白砂糖，用草绿色绑腿缠紧伤口。满头大汗，一声不吭。抽完一支烟拖着步枪走了。起身时他轻轻说，‘杀日本鬼子去’，长沙东边乡里口音。这人一定就葬在这个公墓里。他从我记忆里站起来，一直屹立着。我承认他是我的祖先，是我远祖的化现。”

（《他是我远祖的化现》）

——他童年记忆中所铭刻的，是抗战时期长沙会战中的中国军人形象。

“用绳索套牙齿锋利的动物，只有懂得封口咒的人才做得到。我要土质给我看封口咒，他说‘没书字’。师傅口授亲传。我要求他念给我听，我对那咒的威力好奇得很。为了让他放心，我向他保证绝不会跟别人说这事。他经不住我磨，终于在一场大雨后带我上山了。他说那咒在尘世中念会破掉。”

“雨后土松，容易辨认兽迹，也容易挖洞。每挖出十个洞做好机关念一次封口咒。这是一组莽荡的声音。风摇撼山峦，雨洗刷林石。我听到狼嚎虎吼。有麋子穿透力极强的喊，也有穿山甲和蛇的没有声音的声音。只有猎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咒

语巧夺天工地放大模拟了。咒语用人声综合了山。对山诚实的崇拜，由他敞开的胸怀大张的双臂，由他傲野的姿态粗豪的嗓音表达出来。咒语没有任何猥琐情感。它是呼唤，是歌颂。是骄逸的生命情调与山的交错纠缠。它的结尾我记得清楚：‘关关冬’。这是每天夜深时响彻山林的没人见过的鸟的叫。”

（《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

——这是20世纪60年代湖南山乡鲜活无比的风情录。

“这是一间很大的空房，面积是楼下一间堂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杂屋的总和。没有天花板，瓦缝里不时漏出闪电的白光。一个整齐的阵容摆在我面前，那是一群制作精良的人类骨骼标本。它们按照舞台上乐团那样布置。每具标本的颈椎骨上用绸带系了领结。这些标本有站的，有坐的。旧钢琴前也坐着一具标本，摆出弹奏的姿势。他摸着它的指骨要我看。

‘不够修长，对么？做粗活的。’”

——“文革”期间，作者的音乐老师走投无路，改以制作人的骨骼标本为活儿，从荒坟中挖出尸体，再加处理。这位孤独而倔强的音乐家，这般发泄对音乐的痴爱。

在这里，“历史的广阔度”，如单指笔触所及，无奇不有，无怪不录，那就失诸皮相；更教人绝倒的，乃是形而上层面的极致。且看《幻肢》，就我的阅读范围，以“文革”创伤为题材的作品，本篇所标示的精神维度，迄今没有哪位写手达到。它以爱情为主线，以一位当上摘帽右派的作家在派斗中惨

绝人寰的遭遇为核心：

“几个人熟练地像捕捉一条鳄鱼那样把我按在墙边的钳桌上。‘右手，右手’，我听到这样的叫嚣。我被紧压在钳桌上，过程并没有多久。按住我的几个人突然同时跑开，我自己也像卸去压力的弹簧一样弹起来，笔挺地站着。

“站在我右边的大汉手提一把沉重的砍刀，是他们从博物馆抄来的据传是杨秀清用过的刀。那刀有噬血的天性，今天如愿以偿了。砍刀布满黄褐的锈，锋口平钝，还有几处缺口。所以我的右臂与其说是砍断的还不如说是被压断的，全凭那大汉毫无恻隐的绝群臂力。

“我不痛，没什么感觉。当我看到有一只人的手臂在地上抽搐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自己的肢体；如果我看到地上滚着一颗人头，反倒会马上认为是自己的了。

“我失去了右臂，还暂时性地失去了听觉。

“接下来是悄无声息的喧嚣。”

往下，“我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痛，哭笑不得地痛在我的肉体之外。不过我想，虽痛在肉体之外，还是在生命之内吧？我指着右边的袖筒告诉她，‘这里痛，这里痛’。彭素兰问怎么个痛法。我说就像右手的手指卷入粉碎机的轧辊里正一寸一寸地碾进去；有时又像是插入通红的铁水里”。

“因有幻肢的存在，我深信人有灵魂。我的已经死去的右臂的灵魂，能通过这种方式看到它。医学仅关注幻肢带来的痛的

真切，忽略了幻肢还能带来激荡、狂醉和想象。有些人失去肢体后没有这些症状，想必是那些肢体死得没有我的手臂有声色。”

作家舍命救出的女友彭素兰，因“恶攻罪”被追捕，在满城张贴通缉令的时候离奇失踪。从此，在他心中，失去的右臂和消失的情人合为一体。“幻肢一如既往地抓住我的肉体 and 肉体作为一个精神载体的无限扩延的诡变。它喜欢清风明月，更喜欢风雨如磐。它多是在夜半怀抱巨大野心疯狂闯入。利用它的出没，我常常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峰回路转。柴可夫斯基能从干燥的木屋的爆裂声捕捉到旋律，我的幻肢鬼魅莫测的机锋比那木头房子的一点点动静要强烈得多。”

结尾处，失踪的女友在美国，“她曾邀他赴美定居，还说她找到了幻肢痛的前沿医学家。她满怀旧情地写道：‘来吧，到美国来你就不痛了。’他回信说，‘我放不下我母语的重负，我也不可以连痛都不剩。我只能等你回来！’”

“幻肢”是对民族浩劫至为沉痛的反思吗？是沦肌浹髓的“余悸”之象征吗？是另类暴力美学吗？都是，都不是。复合的，多维的，交响乐式，史诗式的结构。谁能以数千字的篇幅容纳如此密集、多层次思想和诗意？本篇获得《上海文学》2010年11月第九届“上海文学奖散文奖”，评委会的评语是这样的：“《幻肢》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叙事风格，犹如笼中翔舞，浪漫而惨烈，饱蕴智慧激情和独特

体验。”

再是刻画世象与人物的深刻度。

老实说，不必摆学院派的架子，作为平平常常的读者，读这个集子，单冲它的趣味，就不能不惊叹连连。而它，并非来自“幽默”（那是洋派作家刻意营造，以博取笑声的），这里呈现的，不是表皮，而是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本相、本质。

“‘自然灾害’也凑在一连串的‘史无前例’之后来了。我们吃不饱，我们嘴馋。容易买到的只有自来水加糖精做的棒冰。水肿病使我们都胖了，一街的胖子猴起手吃棒冰。冬天里长沙市街头，上下飞舞的不是落叶，比棒冰更冰的风，卷起满城棒冰纸团团转。”还有，是在身处乱世的感悟：“美文佐酒。三个醉人，檐下颠倒，直至天昏。柏原那天说，人活一世，真像做文章一样，想要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必得处处留神。笔墨须脉离不得自家丘壑。超逸、散淡、庄严、方正，都需大面上照管。人生毕竟又不同于做文章，最无奈是谋篇布局有由不得自己时；遇势所不堪，亦不能胡乱下笔，俯仰随人。”——《痛饮流年》

这是作者笔下的曾祖母：“老娘娘从上虞来长沙的路上，有一次躲雨歇在破庙里。闯进来三个山贼，说这是他们的地盘。意欲索取钱物。四个轿夫躲到菩萨后面去了。她手上正拿



着一件衣服。她对那三个人说：‘你们等等，我把这件衣服找个地方放好再说。’她右手反手抱住一根撑庙顶的木柱，把木柱提起，左手把衣服塞进木柱与石墩之间。庙顶嘎嘎作响，狸鼯奔窜。她徐徐放下木柱，压住衣服。说道：‘哪个上来拿钱？’四个轿夫见状，出来助威。山贼遂打拱退去。”——《老娘娘和她的后人》。

2006年，我的阅读经验中有这样一个高潮——陈善堉发表新作《疯子》，我欣喜若狂，将之称为“本年度最精彩作品”。这一篇的主角——“疯子”，是作者坐牢时的狱友，叫关三元。疯子入狱，是因为以疯癫的“笑”对抗革命潮流。

“被他笑了几个回合，谭石蛟决定给他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推到台上斗。站在台上见这么多人看着他，很觉不好意思，颇谦虚地笑。批斗完了，赖着不肯走，‘让我站下嘛’，他恳求。接着游墟场，依地富反坏右的次序排第三位，这就受宠若惊。后头还好长一串哪，‘嘿嘿，前三名’。游了不到一半，越想越高兴，终于忍不住兴致勃勃撩别人头上的高帽子，求人把铜锣给他敲。他见胸挂破鞋的女人，上前关切地问道：‘这鞋是你汉子的吧？’”

疯子的病，和土地有直接的关系，这位在土改时得到过但很快没有了土地的中年农民，“他时不时把土地证拿出来看，这里有更多时间欣赏。双手捧着，犹如捧起一抔泥土”。“我们都没注意关三元跪在撬开的地板旁笑了一阵了。直到有泥